

the ORACLE

神谕三部曲

神谕



[英] 凯瑟琳·菲舍尔 著 黄觉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the ORACLE
神谕三部曲

神谕

SHENYU

[英] 凯瑟琳·菲舍尔 著 黄 觉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THE ORACLE by Catherine Fisher
Copyright © 2003 Catherine Fisher
Map copyright © 2003 Adrian Barclay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3 by Hodder Children's Books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09 Jieli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谕/(英)菲舍尔著;黄觉译.—南宁:接力出版社,2009.1
(神谕三部曲)
书名原文:The Oracle
ISBN 978-7-5448-0544-5

I.神… II.①菲…②黄… III.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4550号

责任编辑:潘 炜 美术编辑:卢 强 版权联络:钱 俊
责任校对:王 静 责任监印:梁任岭 媒介主理:常晓武

社长:黄 俭 总编辑:白 冰
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

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
电话:0771-5863339(发行部) 010-65545240(发行部)

传真:0771-5863291(发行部) 010-65545210(发行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jielibeij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制: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:7.75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: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 001—10 000册

定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

目 录

第一殿	神蜚	1
第二殿	音乐	29
第三殿	启梦	53
第四殿	缠裹	81
第五殿	引路	111
第六殿	收藏	139
第七殿	红花	167
第八殿	影子	195
第九殿	辉煌	225

第一殿 神蜚

神也有梦。

我梦见了水，梦见水从高处落下，灼热的水滴打在沙漠上，噗噗作响，把沙地打出一个个浅坑；梦见干涸的土地瞬间便把水滴喝光。

我要是神的话，我的梦应该兑现。不过，水不同，水是她，谁也管不了她。

我想我身上沟壑纵横，有大片的焦枯和火山一样烧着的脓疮。还有伤痛，还有沙漠。

我弄不清自己。我是一个还是一双？是光还是光的影？

那隧道通往世上，我从隧道中攀爬而出，来到你们居住的地方。神都会遇上这样的难题：人们总希望你赫然广大，法力无边。

还要立竿见影。



和执政官交谈

米兰妮哆嗦得不那么厉害了，走路也稳当些了，这时队伍至少已经爬上了高地的一半。面具的眼缝几乎没用，什么也看不清；面具太大，两道眼缝隔开老远。天气闷热，苍蝇、飞扬的尘土、道路上蒸腾的热气，一切都令人神志模糊。她撩开遮眼的头发，怕得要命，浑身汗津津的。凉鞋脚后跟的带子开始打脚，这时队伍也乱哄哄地停住。神谕之所到了。

人声、鼓声都戛然而止。

在一片死寂和灼热中，克里丝咕哝一句：“我胳膊好疼。”

她皮肤白得吓人。也许，很久以前，她的祖先是山里人。

“擦过什么没有？”米兰妮悄声问道。

“芦荟油。”

“没用。”她的声音发紧。

克里丝透过品尝祭司的面具，同情地望着她。“别害怕，米兰妮。你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但愿我能活下来。”她回首一望，军队的长蛇阵叮叮当当地停下，青铜闪闪。阿吉林将军挺直身子坐在白马上。队伍前面，执政官的六名轿夫也停下，总算能放下金顶轿子，揉揉生疼的肩膀。老人家还挺沉。



可是，他回不去了。

传谕祭司回头：“米兰妮。”九大祭司中只有传谕祭司的面具张着嘴。声音被面具捂着，熟悉的名字听起来怪怪的，像是喘息的陌生召唤。一时间仿佛神在说话。接着是传谕祭司尖厉的声音：“跟上，就你。”这回是平日的赫弥娅了，刻薄、警醒，米兰妮从窄缝中看到她眼神阴郁。

米兰妮把花环递给克里丝，默默走上前，吓得手足无措，心慌恶心。路旁的窄道用鹅卵石铺成，穿过三块巨石搭成的门洞，弯弯曲曲地伸进橄榄树林，一点儿也不直截了当。光滑的门楣上刻着蛇蝎永生永世的交战。米兰妮抬头看了一眼，浑身不自在。她多次从门洞前经过，却从没进去过。传谕祭司已穿过门洞，转身很不耐烦地说：“快点儿！”

米兰妮深吸一口气，跟上传谕祭司。

她现在进入神谕之所了。

两人沿小道前行。酷热难耐，赫弥娅问道：“害怕吗？”

“有什么可怕的？”米兰妮小声说。

面具猛然回转。“我是认真的，可没开玩笑。很可怕，你还小，不懂事，这份荣耀很危险。”

她知道。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选中。阿兰娜死后，姑娘们私下议论纷纷，猜测谁会是下一任接引祭司。可是，这天早上赫弥娅派人来叫她，说她被选中了，她难以置信。其他人也不相信。

然后她就害怕起来，越来越怕。这会儿，天气酷热，她却双手冰凉，凉得好像不存在了一样。她搓着手，明知故问：“今天就做吗，接神？”

“如果神决定这样。”赫弥娅似乎觉得很逗。

恐惧是酸味的。一阵刺痛，心惊肉跳，随后是那种令人恶



心、冒汗的空虚。她使劲吞咽，喉咙里仍堵成一团，令她窒息。金红两色的面具像只大手，捂得她喘不上气。

高地上听不见队伍的声音；石门洞下的小路仿佛把她俩突然带出岛外，带入另一个静寂之地，只有蝉在带刺的荆豆丛中嘶鸣。米兰妮一个趔趄，觉得一缕头发黏糊糊地耷拉在眼上。头发又松了，头发老松。接着她想，看看，把你吓坏了。不过，至少你要看到神谕了。

深夜，在下院，其他人争论不休。神谕是一座说话的雕像，还是从地下汩汩冒出的泉？赫弥娅被附了体，尖叫呻吟的时候，神谕是如雷鸣怒吼，还是如风在叶间私语？米兰妮害羞，只听不说，脑子里转着不可告人的恶念。现在，她终于得见，但是永远不能说给她们听。

刺柏、百里香和艾树的矮枝在高温中散发香味。小路盘曲如蛇，矮树丛窸窣，被神的生命搅动着。碎脚步，亮鳞片，一条绿蜥蜴闪过。

然后她们拐过最后一道弯，到了。

宽大的环形石级向上延伸。传谕祭司拾级而上，日头高照，影子短小。台阶已被风蚀，踩在米兰妮薄薄的凉鞋下平坦光滑，有几分愉快，一代代人走过的地方凹陷着。一阵风，微弱但能感受到，从树梢沙沙吹过，送来凉爽。

石级通向一座石台。石台中央斜立一块巨石，仿佛是被世代的风吹成这样的姿势。石台三面环抱在弯曲虬节、枝繁叶茂的橄榄树林中，朝东一面却开阔无碍。这里是岛上的制高点，大海蔚蓝闪耀，水天相接。

米兰妮舔舔干裂的唇。

传谕祭司摘下面具。这需要双手齐上。不过一旦摘下翎毛和微笑的金面具，她就变回了平日的赫弥娅，风风火火，头发斜向

一边。

她眼睛一扫：“盆，在你后面。”

那只大铜盆，浅得吓人。米兰妮跪下，影子落在盆里。盆沿上细细地刻着雨神的船。她必须伸出双臂才抱得住那只盆，金属灼热如火。没想到盆那么轻。不过，这会儿盆里还空着呢。

“拿过来。”

米兰妮笨拙地将大盆举到石台中央，放下。金属发出一声闷响。山下，心急火燎的队伍中传来一记鼓声，似乎在回应。

盆旁边是一个洞。在圆形石台的正中央，巨石的阴影下。洞口狭小，深不可测。她立刻知道，这就是神谕。黑黑的小洞一直向下，穿过岛屿、岩石和深海，通向神的居所。神就用这张嘴说话。

米兰妮好奇地向前靠。洞里很黑，看不出是干的，还是水面泛出油光。阳光亮得耀眼，洞里却漆黑一片，俨然乌有之地。洞口隐约浮着一层薄雾。

“献祭品。”赫弥娅说。

米兰妮摘下衣服上的别针，一只红宝石做的蝎子。她乘船离开米洛斯岛的那天，父亲把这枚别针交给她。她还记得父亲把别针放在她手心里的感觉。“我为你骄傲。”父亲说这话时喜形于色。

传谕祭司看着她。米兰妮觉得燥热。她伸手将别针放在神谕上方说：“献给你，光明之神。”她吸口气，扔下别针。别针在阳光下闪了一下，便落入黑暗，在洞里叮叮当当，越落越远。

赫弥娅戴上面具，举手向天。米兰妮慌忙跪下，掌心平放在粗糙的岩石上，俯身让面具的额头碰到岩石。岩石灼到她的肌肤。她畏缩了一下，屏住呼吸。

赫弥娅开口说话。



神有自己的语言。米兰妮听着一串叽里咕噜，心想，为什么呀？神准会好好说话。不过，那样人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，那可不行。反正赫弥娅就不干。

米兰妮反正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。四个月没下雨了，举国上下只盼一件事。从喉咙干哑着醒来，到唇焦口燥地入睡，他们心里只想着这件事。

水。

她默默念叨着。水……水。这个字点点滴滴，汨汨流淌，沁人心脾。那是一种折磨，一个梦想，神的梦。它从天上落下，如果再不落，地上就会没有牛羊，没有人民，没人能活下去，即使在岛上。他们已是一筹莫展。米兰妮想，赫弥娅可一定要说明白。不过，如果真有神，不说神也会明白。米兰妮趴在滚烫的岩石上，咽了口唾沫，很痛苦。我不是那意思，她心想，吓得发抖。我不是那意思。

赫弥娅说完了。只有热风在枝条间穿梭。米兰妮趴在岩石上，盯着手下的石板，等待着。会不会噗一声，一滴热雨从天而降，一滴，再一滴？浓云响雷，狂风大作？

但是天空一碧如洗，酷热难耐。

这时，她看见坑道深处的黑暗中有点儿动静。

一只小螯子从岩石边缘窸窣探出，螯子上掉下些土渣。

她只觉脖子上汗毛根根直立，双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“传谕祭司！”她吸了口气道。

“别动。”

赫弥娅已经看见了。

另一只螯子，边缘长满绒毛。螯子往上一抬，米兰妮向后惊闪。出来了六条腿，沙黄色的身子，卷曲的节状尾巴，致命的刺颤巍巍地高举着。



那蝎子爬出坑道，爬到大盆的阴影里。

“动手！”传谕祭司小声说。

米兰妮瞥她一眼。面具后面，目光阴沉。

到时候了。你就要知道是能活着做接引祭司，还是被神杀死。

“说你不存在。我不是那意思。”

蝎子朝她爬了两步。米兰妮连忙用双手轻轻斜捧大盆，让蝎子爬进了盆里。

她浑身僵硬，问道：“怎么办？”

赫弥娅的声音从面具后传出，尖刻，冷漠，奚落。“等着，”她小声说，“还不知道他会选哪只。”

九只蝎子从坑道里鱼贯而出，有几只小个的是黄色，有一只体大色红，三只黑色的比甲壳虫大不了多少，但是毒性最烈。它们在盆里嘎嘎作响，相互撕咬。有一只黄蝎子好像已经断了气。它们就这么不停地互相蜇咬，直到剩下最后一只。假如它们没有爬上盆沿，就会先把她蜇死。就一下，足以致命。就那么轻轻一下……

她双手冰凉，仿佛冻在铜盆上了；赫弥娅终于说：“行了。”米兰妮松弛下来，出了一身汗。这才是最难受的时候。她知道传谕祭司在看着她，拿她取乐。她不明白赫弥娅为什么选中了她。莫非她知道米兰妮秘而不宣的念头？莫非真的有神，神告诉了她？

下山归队的路步步像噩梦。她尽量把盆举远一点儿，两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盆沿。但是，那样一来，盆就变得很重，而且回城的路上会越来越重。有一次她绊了一下，吓得倒抽一口气。摔下去可就死定了。

回到石门洞下，赫弥娅停住，朗声宣布：“他与我们同在！”

整个队列发出嘶哑的回应，热烈、绝望。士兵用矛敲打巨大的盾牌，庙役和抄写手齐声高呼。轿夫们把执政官的轿子扛上穿了垫肩仍酸痛不已的肩膀。克里丝戴着面具，睁大眼睛望了米兰妮一眼，随着其他几位祭司走去。她们身后是一百名少女，伸出一排排雪白的手臂，抛撒着淡淡的罂粟和桉树花花瓣。花瓣在脚下被碾碎，她们从她面前走过，一齐转头看她，掩不住好奇，就连想当接引祭司的瑞西雅也不例外。

执政官的轿子紧跟在少女们后面，随着轿夫的节奏摆动，慢慢走过坑洼的道路。执扇人挥扇轰赶苍蝇，满面尘土让汗水冲成一道又一道。

米兰妮口含唾沫，或者说，想咽一口唾沫。喉咙干得像长了毛。

阿吉林骑着白马，他的坐骑大汗淋漓。他询问地瞟一眼赫弥娅；她轻轻点头，然后冲米兰妮一招手。两人跟在轿后走。

通往阴间的路准和这条一样。汗水模糊了米兰妮的眼，身后鼓声、圣铃声、长矛击盾声震天撼地，震耳欲聋，前方远远传来众人的掌声，仿佛在应和这边的喧闹。桥上、沙漠上、通往冥城的热气蒸腾的道路两旁，站满了期待的人群。

蝎子在光滑的铜盆里爬来爬去，哗哗作响。它们狂蹿猛刺，尾部颤抖。盆里星星点点落了不少毒汁。米兰妮高一脚低一脚不抬眼地走，浑身紧绷，全部力量都用在眼上、手上和微微斜端的盆上。有一刹那，神进入她的身体，她觉得自己大权在握，端着苍穹下的世界和这世界里渺小、吵闹的众生。她就是掌管生死的女王，让一些生灵升天，另一些入地。这时，两只可恨的东西从两侧同时爬上来，她差点儿叫出声来，将它们抖落回去。她又变回了米兰妮，六神无主，九死一生。

她听见前方传来木头隆隆的声音，才知道自己已到桥上。接

着，脚下的路变成平坦的木板，她余光一扫，从盆边透过木板的缝隙看见大海，很远又很低。海浪击打着岩石。

快到了。半数的蝎子一动不动，可能已经死了，但也不准，因为有一只突然活了过来，朝着她爬上来。大盆已沉重不堪，她只能顶在胸前。双手打滑，大盆随着呼吸起伏。蝎子就在她眼皮下恶战。

沙漠！路上是沙子，四周都是沙子，近处，是人。他们应和着队列的节奏鼓掌，向执政官抛鲜花、草药和月桂花环。米兰妮从鲜花和草药上走过，将它们踏碎。她壮起胆子瞥一眼，见老人正在窗帘后向外看。

他在看她。美丽、庄重的面具遮住他的脸，但她能看见他的眼睛盯着她。有一刻，四目相对，两人都感到了对方的恐惧。

随后他转过头，撩开轿帘，从金红两色的面具后面巡视他的人民，高举双手，祝福他们。人民欢呼，哭泣，簇拥着轿子奔跑。士兵推开人群，山羊在叫，骄阳似火，空中飞扬着呛人的尘土。

一只蝎子爬上盆沿，螫触到她手上。她猛一抽搐，将蝎子甩回盆里，咬紧牙关才没叫出声来。

冥城。

城门旁有一个空旷的大广场，广场上已搭起神塔。

神塔高耸，用石块垒成。登塔的阶梯陡峭，想想都需要勇气。“别让我甩掉你，”她嘟哝道，“让我把你带上去。”

神就在那只小个的黑蝎子体内。黑蝎子把红蝎子压在下面的时候，米兰妮就确信无疑了。

执政官钻出轿子，身着白衣，举起双手，世界一片寂静。只有米兰妮的心跳声。

“我是神。”他说，“今天，我将离你们而去。今天，我将在

雨神的园里啜饮。我将向她言说。今天，我的思想将与她合一。我从孩提时代来到你们中间，你们多年供我吃穿，为的就是今天。你们饱受苦难。你们的牛羊在死去，你们的孩子在枯萎，而天空依然空空如也。但是，我要请求她，为了我，她将降雨给你们。因为神在我体内，我要降雨给你们。”

没有欢呼，只有铃鼓声声。执政官转身登塔。传谕祭司推了米兰妮一把，让她跟上。

腿酸气短。她，赫弥娅，还有老人在喘息。他们透过面具一步一步登上天空，登上那一片湛蓝。风筝已在天上，形成令人头晕目眩的、盘旋的小点。她的肌肉结成一团，疼啊。她觉得双臂再也伸不直了。

到了塔顶，她紧抱着盆，气喘吁吁，眼冒金星。两只蝎子在生死对决。

三人高高在上。执政官摘下面具，米兰妮很好奇。她第一次见到这张脸，苍白少纹，很古怪，就像从未晒过太阳。他皮松肉垮但养尊处优，秃顶，不苟言笑但心地仁慈，像是邻家舅父。他在光裸、炽热的石块上费劲地躺下，合上双眼，一言不发。

米兰妮蹲下，把盆放在他身旁。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膝盖发软。传谕祭司在她身后，快步走向平台边缘。

这时，执政官突然张开眼，一把抓住米兰妮的手，手心潮热。“拿着，”他急速蠕动嘴唇，几乎没有出声，“别让人知道。”一团皱巴巴的莎草纸塞到她手里，她本能地握住。他的双眼是那种最淡的蓝色。“岛上危机四伏，”他喘了口气，“要小心。要活下去！”

这时赫弥娅转过身，老人躺回去，紧闭双眼。随后，不等米兰妮站起来，他就抬起手，有意放进盆里。

塔下，鼓声骤停。



世界死寂。

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。死亡来得悄无声息。过了片刻，她喘息着，敬畏着，看见黑蝎子沿着他的手臂向上爬，在他脸上停留片刻，小螯在空中挥动。随后，爬上他的外衣，落下，匆匆钻进一条石缝，走了。

大地在等待。

沙漠，无情的海，和这神岛。

塔下，人们头顶烈日，阿吉林的将士站成一圈护着神塔。只有苍蝇嗡嗡，落在执政官脸上，直到米兰妮蹲下轰赶。

最后，赫弥娅走过去，跪下，看看盆里的死蝎子，摸老人的脖颈，试老人的鼻息。

他没看米兰妮，起身径直向人们宣布：“神离我们而去！”

一阵骚动，随后声音大作。钟锣铃鼓，哀声阵阵。

米兰妮精疲力竭，每一块肌肉都在疼痛、颤抖、灼热，她唇焦口燥，那张纸在她手里揉成一小团。老人面部松弛，毫无表情，躺在那里没有动静。

有人高喊，欢声雷动。赫弥娅急忙扭头，米兰妮顺着她的视线望去。

东方天际有一朵灰色的云。



进入上院

那天下午，天色转暗，彤云密布，海上狂风大作。港口七弯八绕的陡峭窄巷里，遮雨篷和商店的帆布遮阳篷被吹得噼里啪啦。渔船纷纷回港，最后一条全速冲入，船头溅起白色浪花。海鸥在头顶狂叫，发出警报。

米兰妮往包里收拾衣裳，风从卧室穿过，床上悬挂的薄纱帐和姑娘们的裙摆沙沙作响。她们看着她。

谁也没多说什么。可她知道她们又嫉妒又庆幸。倒不是为了这份活儿。克里丝朝天空看了一眼，忽然跳起来。“下雨了！真的！看，看啊！”

她奔到窗台边，探出身子伸出手，其他人都跟着。几大滴雨噼啪打在地板上。

就这么点儿，老人家一条命啊！米兰妮心想。

瑞西雅忽然朝她开了腔，吓了她一跳：“你觉得这雨是你带来的，是吧？”她气呼呼地皱起眉道，“我就不明白，神怎么选中了你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偏偏是你，进了上院！哼哼唧唧那小样儿的米兰妮，胆小得连话都不敢说！”

有几个姑娘咯咯直笑。米兰妮拉紧包带，想狠狠回敬她几句。可她知道话一出口准得变味儿，于是淡然一笑，只恨自己不

